

戰時報學講話

杜紹文著



戰地圖書出版社印行

戰時報學講話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實價

每冊國幣一元六角

著者

杜

紹

文

發行者

戰地圖書出版社

上海

印刷者

中

國

印

饒

刷

所

戰時報學講話目次

前言	(一)
新中國的新聞紙	(一一)
報人必備的四種精神	(九)
戰爭帶來了健全的新聞學	(一五)
矯正人們不正確的觀感	(二二)
一個比較的研究	(二八)
新聞學能成立麼？	(三五)
敵乎？友乎？	(三九)
論金錢與紙	(四六)
新「新聞政策」	(五四)

新武器與新武器

(六〇)

報人道德論

(六七)

兒童該有自己的報紙

(七二)

創造新聞紙獨特的個性

(七九)

建設中國本位的新聞教育

(八五)

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

(八九)

英勇負起六大任務

(九二)

正義與暴力的鬥爭

(九九)

文化創子手之倭寇

(一〇三)

記者節與反侵略

(一〇九)

怎樣徵集參考資料

(一一二)

戰時記者的大路

(一一九)

新中國的新聞紙

(一) 新聞紙之表裏層

新聞紙的職能，一般歸納爲三大類：一爲供給敏確的新聞，一爲代表真正的輿論，另一則爲教育並組織讀者的工具。新聞紙顧名思義，自以供給新聞爲唯一的主要務，人、事、物等新聞的記載，係新聞紙主要的命脈。新聞不第要求其迅速報道，尤其準確無訛。「今日的新聞，卽是明日的歷史」。舊聞只係史料，不成爲新聞紙的命脈；「有聞必錄，無事不紀」的亂載時代，亦已過去。一件事情發生了，不但須用最靈敏的手段去採訪、編輯、印刷以迅速報告讀者，且須力謀正確，有「增之一分則太高，減之一分則太低，施粉則太白，敷脂則太紅」的恰到好處，不鋪張，不歪曲，不偷工減料，不偷天換日，不單是新聞的報告，而且要分析新聞並提示新聞，指導讀者一條光明途徑。新聞紙通常可區爲兩部份：(一)新聞，(二)言論，這言論的部份，便是輿論，代表讀者說話，新聞恍如人身的耳目，言論則類似人身的喉舌，耳目所觸的新聞，倘無喉舌以發抒所感，仍難躋於健全之域。至於代表真正輿論的方法，人略有四：(一)登載正確的新聞，喚醒讀者的注意，激起世人的公論；(二)徵求專家對某問題的意見，揭諸報端，以供讀者參考之需；(三)發表嚴正公允的社論，代表多數讀者

的發言，以爲輿論的動力；（四）於紙面闢來論欄，讀者意見箱，或社會服務版，供給讀者發表意見的機會。報告新聞和代表輿論兩點，僅是新聞紙消極上的職能，其積極上的效用，則爲新聞紙的教育性及組織性，新聞紙爲活的教育，千千萬萬失學的人們，從新聞紙上獲得各種知識，一張文字通俗兼附註音的新聞紙，是一位「無言的良師」。新聞紙且能激勵讀者意識，使其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組織成堅強的一羣。新聞紙的進步性，就要看其教育與組織的效率如何而定。

新聞紙的特殊職能，純由其幾種特殊性格而產生，什麼是新聞紙的特性呢？第一：爲新聞紙的有恒化，以一定時間，供一定時間，供一定質量，風雨不改，寒暑如一，繼續不斷，直至停刊而後已。第二：爲新聞紙的大衆化，一紙風行，萬人傳閱，其內容與外表，悉以大衆爲出發點，因獲大衆的支持，其潛力乃不可一世。第三：爲新聞紙的時代化，新聞紙與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緊隨時代進化而進化，不落伍，不自棄，肯前進，肯努力。第四：爲新聞紙的國族化，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新聞紙，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新聞紙，反映國族利益的新聞紙，始不失其存在的價值，此外公共化與神聖化，亦爲新聞紙的應有特性。

申報前總主筆陳景韓先生，於民國十二年時，爲申報「五十週年特輯」寫「記者生涯」一文，陳氏所言，可謂對於新聞紙有深切的認識，時隔十六年仍不失其生動精闢，茲錄之如次，以資參考之需：

「前之十年，余對於報紙，唯有一念，時時自思曰：必若何而使人閱我報？後之十年，余對於報

紙另易一念，時時自思曰：必若何人閱我報而有益？人之識見學問精神有限，必謂日日所出之報，爲一無差誤，蓋必不可能之事；惟差誤之處，確屬差誤，而非有意爲之，則對於己之責任盡矣。余謂辦報紙最簡單之規則，唯慎擇可靠之訪員，據訪員之報告，再証以各種之參考，採爲記事；然後根據記事，發爲明白公平之評論，如是而已。

「記者之職業，不可自視太高。報紙之一方面，固可指導輿論，而另一方面，亦當受輿論之指導。然亦不可自視太卑，一切皆可讓步；惟此意志之自由，斷不能爲人收買。世間原無絕對自由之事，同一不自由，毋寧出於威力，而不可自行販賣，則並一己之意志而亦喪失之矣，斯實可謂世間最不由之人。」

「做報之用力，不在一時，而在繼續；繼續又繼續，而至於畢生，則其效驗必視乘興而來，興盡而去者爲大；蓋報與時爲一體，無時無刻不在繼續中，故報亦當如是也。借之與還，爲世間不可逃之公例，凡根本之實力不足，而欲以急就之方，收過分之效者，皆名曰借。故做報而取興奮人心之法，以求銷路之增加，雖能收效於一時，而興奮力既過，終且日益衰落，此即借之與還也。權者，世間之公器，人在其職，不過代爲運用之耳，一旦權在手，而取以自便其私，則權必不能久有。故報紙上之記載與議論，斷不可因權在於手之故，任以私意侵入其間。且辦報之人，絲毫不可有利用報紙之心。然欲不利用甚不易，最下者，用以攫財弋位，其次者，藉以報復雪憤，固皆報紙之賊！即有高尙之人，於才使氣，意欲自顯文章經濟，而不暇計及事理者，是亦未能忘情於利用者也。」

「報紙最要之點，一曰確，二曰速，三曰博。故記者第一步之自勵，為在在不遺漏，不遺漏而復能博取。報館之記者，與營業，與工作，與機械，事事有相聯之關係；苟平日並不注意，則日後必有為一部份之故，而致全體牽累者，故各部分之人，必須誠心合作。記者固以言論為職，不能責之以事實行，然其平日所行之事，必須與其所發之言，不相反背，然後其言論始有若干價值，而能取信於人」。

(二) 紙面比較與批判

新聞紙為新聞事業的代表物，就新聞紙的內涵觀之，普通分為三種：(一)新聞的——專門供給新聞，傳播各種消息，報告每日世間的形形色色，如我們日常所讀的新聞紙；(二)評論的——專門發表意見，註釋新聞，批評事實，有的亦酌量附載新聞，如每日論壇、日日評論、每週評論；(三)學術的——專門研究學術探討問題，所刊的大半是科學上的發明，與學術界的論著之類，如科學、文學各科專門刊物。一般性的新聞紙，則兼有上面三種資料，以報告新聞為中心，社論與短評，則屬於評論，而專載、特載、副刊、特刊、文摘等，則多少含有學術的意味。故現時的新聞紙，都兼有新聞、評論、學術三種原素。

當代的新聞紙，倘從其風格上言，很明顯的可分為五類：(一)英國式——承政論時代的餘緒，其最重要的題材，為意見、論說、批評這一類的稿件，新聞居於次要，不惜網羅各門專家，以發揮宏

論崇義；（二）美國式——注重對於讀者的煽動性，致力於新聞的競爭，崇拜趣味主義；（三）法國式——着重報導的方法，與事件的輿論，換句話說，就是偏重新聞應當怎樣發表？事件應當如何批評？始能引起讀者狂熱與同情，瀟灑雋永，重視方法體裁而不十分重事實；（四）德國式——對於哲學科學等學術研究，極為注意，長篇科學記事及探險小說，尤受讀者歡迎，思想與理論，兩俱注重，國社黨掌政後，繼努力於評論的闡述；（五）日本式——合治英美法德諸派於一爐，在骨子裏是德國人的科學精神，在描寫上是法國人的藝術手腕，而形式方面，則兼有英美之長。

在我國慣語言之，今日林林總總的新聞紙面，可以區為大報，新聞的小報和小報三種：

報 別	內 容	形 式	評 價	數 量
大 報	政治性質	大 型	高貴嚴肅	較多
新聞小報	大眾性質	新聞小型	通俗簡便	次多
小 報	趣味性質	趣味的小型	消遣有趣	不多

大報，新聞的小報與小報，包括了環球所有的新聞紙。大報的代表者為敦倫太晤士，一份有三十頁之多，文字優秀，直可作文學讀，他注重國內外的政治消息，而忽視社會新聞，它有三特點：（一）永遠保持政治上獨立的觀點，不阿羣隨俗而轉移；（二）有豐富的國際國內新聞，且有同樣豐富而正確的言論；（三）文字動人，雅俗共賞。倫敦太晤士每份要售兩辨士，但買的人仍極踴躍，每日郵報有二百萬份之銷路，泰晤士報則僅有二十萬份，在以發行多寡為廣告價目高低的英國，泰晤士

報的廣告費仍高於每日郵報，它銷數雖小，惟在英國乃至世界，仍擁有偉大的權威。新聞的小報之代表者，選者如紐約的太陽報，該報創辦人彭嘉命德，原是一個印刷工匠，他覺得一般報紙的定價太昂，篇幅又太多，人們既買不起，即買得起亦看不懂，於是在一八三三年，創辦全年收費的太陽報，不到兩年，銷路激增兩萬份，近者如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每日郵報，爲北巖爵士所辦，標榜（一）「一辨士的報實半辨士」，（二）「忙人的最好讀物」，較原英國新聞紙，便宜在一半以上，每月報費，頂多消耗英人收入的百分之一，故銷數升至二百萬份。這類報紙有四條件：一爲人人買得起，二爲人人看得懂，三爲有知識的人看得有趣，知識高的人看了也不討厭，四爲確能代表多數的勤勞大眾，替多數人說話。小報的代表者，爲英人列恩士在一八八一年所辦的「列恩士」，他是一個百貨商店的店員，因伉儷情深，當他在店工餘之暇，摘錄各報的有趣紀事，以便歸於細君欣賞，久而久之材料漸多，他的夫人建議印刷發賣，最初僅有五百鎊的資本，因銷數日大，十四年工夫，資本增至一百萬鎊。英國有許多報紙，先後仿行，若每日快報，每日彙報，每日鏡報之類，例如每日鏡報，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登載瑪麗公主一篇結婚的特寫，該日銷數突破三百萬份，這是小型報的新紀錄。

上述三種新聞紙，我國應有盡有：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屬於大報一類；立報、民生報、時代日報等，屬於新聞的小報一類；而晶報、上海報、金鋼鑽報等則屬於小型報。無論何種新聞紙，必須根據四原則：（一）認定對象，（二）獻身社會，（三）不斷改進，（四）嚴密組織。一種新聞紙的發達，有其不移的公式，這就是「人力十財力十效率」健全的新聞紙，我們要比較和批判並世

各國的新聞紙面，應以此項爲尺度：「對人類最有貢獻者，便是最有價值的新聞紙」，這點尤爲今日我國報業所應特加注意者！

(二) 一個合理探測

抗戰後的我國新聞紙，發生了莫大的變化，第一、在製造新聞紙的報人方面，則由聚居一地而散開各地，像火花的幅射似的，遍布了窮鄉僻壤朔漠蠻荒。第二、在製造新聞紙的條件方面，從前非錢莫舉，辦報的人，開口就是輪轉機、滾筒紙，利諸鑄字機與夫高大軒敞富麗堂皇的建築物，現在這一切都成不重要的條件了，「有人就有報」漸爲確定的現象，人的價值遠駕物的價值，人的意志可以克服物質的困難。第三、服務人羣與營利維持，因爲新聞紙的生命線，惟主持正義和反抗侵略，尤在服務與營利之上。第四、新聞紙除報告的解釋、分析、教育、組織、訓練諸任務外，還有一個最基本扼要的任務，那便是「戰鬥」。採訪就是偵察，編輯就是部署，發行就是射擊，一張新聞的製造過程，便是一種綜合的戰鬥行爲。第五、大規模報業，固可成爲「企業」，惟企業的存在，須賴國家權力的保護，故國家力量可控制企業，而企業不能自立於國家之外，以純商業的號召性爲號召的新聞紙，今後將不易立足，第六、流動性的新聞紙，簡單確實，銳敏迅速，不獨在戰時發揮其最大的效用，戰後亦有其存在的必要；一張流動的新聞紙，等於一座活的學校，費少而效宏，爲現代國家所不可缺少。上述六種新型，讀者或有未信，但以中國新聞紙的進步爲證，可決定將來的光明前途。五十年前

我國的新聞工作者，是如何的簡陋：

「當時報館房屋均甚敝舊，起居辦事之室，廣不逾丈，光綫甚暗，而寢處飲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則寒風砭骨，夏則熾熱如爐。最難堪者，臭蟲生殖之繁，到處蠕蠕而動，大堪驚異，往往終夜被擾不能睡眠。館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僕人購餐於市肆，攜回房中食之。所謂僕人者，實則館中司閤而兼主筆房同人差遣奔走，並非專司其事之館役。薪水按西曆發給，至豐者（主筆）月不過銀幣四十元，餘則以次遞降，最低之數，祇有十餘元，而飲食、茗點、茶水、洗衣、薙髮與筆墨等，無不取給其中。館中操文字者，又多被目為無聊文人與疏狂學者，當時生活之落寞，蓋無甚於此者！」——申報：「最近五十年」

我們把今天的報業、報人和報紙，與五十年相比，可以說有天淵之別，固然，在游擊區內編行新聞紙，其工作人員的艱苦，或有非常人所能想像者，然無論如何，目前報人的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俱優於前，這是不容否認的一樁事實。

新中國新聞紙的進步是必然的，但進步的歷程，不免有荆棘的載道，我們千萬不可沾沾自喜。西諺說得好：「自滿乃進步之賊」。我們要充實戰鬥的能力，擊破大小的難關，創造新穎、正確、宏博、前進而有權威的新聞紙！

報人必備的四種精神

開天闢地的精神，屬於創造，爲知的表現；
 觀天察地的精神，屬於服務，爲仁的表現；
 頂天立地的精神，屬於奮鬥，爲勇的表現；
 轟天烈地的精神，屬於犧牲，爲義的表現。

達德有三 實踐為一

古語有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個人、社會、國家、民族）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自古以來，就把知仁勇看做宇宙間道德的最高標準，三者之出發點，在於誠之一字，誠是貫徹始終之意，亦可以解作決心之義，有決心能貫徹，則可以完成知仁勇三達德。知仁勇三項是互為決定的，有的人認為仁與勇均生於識，故達德應以知為先；「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有的人則認為仁為知與勇的源泉，仁

是博愛的意恩，知是知仁，勇是行仁，我國的政治哲學，素以行「仁政」爲本，特別注意疾病、痛苦，困窮的救濟，仁民愛物爲知勇所從出，有的人則認爲知仁的動力，勇就是行爲，行的本義就是人生，要效法天行，自強不息，真正的行，爲天地間自然之理，係人類本來的天性，有目的，有軌道，有系統，有耐心，有信心，有決心，總裁發明的「行的哲學」更說得十分明白，把行和性相連，而行

和動則有區別，「人之生也，爲行而生，我們亦要爲生而行；」行不是動，「動是臨時的，偶然的，他發的；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動有善有惡，行則無不善；行是繼續不斷的，動則是隨作隨止的。」還有一些人，則認知仁勇應齊頭並進。論語所示「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因明足以知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勇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所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是把知仁勇一樣重視的，同是把知仁勇認爲入德之方的。上面四大說法，前三者各有其長，我們研究仁勇的關聯，自以最後一種的綜合方法，較爲妥善。

進一步論之，知仁勇的內涵，可如下述：第一、知可分爲兩面：（一）知之能力，（二）知之內容。知之能力中含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個類型；知之內容，則包括經驗、學問兩種，學問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經驗則屬於篤行；第二、仁亦可分爲兩面：（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倫理方面，民有民治民享等政治方面。第三、勇敢簡單，（一）敢，爲仁，殺生成仁，舍生取義，所謂「有殺身以求仁」，（二）不敢，不爲不仁，愛護仁政，排除障礙，所謂「無求生以害仁」。

三種達德以外，尚必須顧到力行一點，合理而有效的力行，便是一「義」，就是慷慨慨慨的「犧牲」。

「。知爲行仁的工具，仁係知勇的根本，勇則屬用知行仁的前提。沒有行爲的勇氣，則一切都完了，談不到知，更談不到仁；「義者，宜也」。凡是應該做的事，必須踴躍爭先的去幹，雖犧牲亦在所不辭，這便是「義」。唯有當「仁」不讓的人，纔會見「義」勇爲。義和勇當是連在一起的，但其間亦有重大的區別，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匹夫之勇，和進退有節疾徐有序的智者之勇，同稱爲勇，程度迥異。義和勇就有點不同，義係適如其分應付確當之謂，所以仁是中心，知是手段，勇是決心，而義則爲發揮決心運用手段去達成中心任務的必由之路。達德有三，曰知，曰仁，曰勇；實踐三項達德的條件只有一個，那就是存義理行義舉的慷慨之犧牲精神。

創造 服務 奮鬥 犧牲

一種健全的報人，必須具備創造、服務、奮鬥、犧牲等四種精神，當社會發現某種需要時，敏感的報人，立刻鼓起風氣，藉以適用此需要；報人所爲於己者寡，而所助於人者衆，完全是爲羣服務，而不計任何報酬；大凡開闢新的環境，滌蕩舊的渣滓，必發生不少的阻力，必須衝破這些阻力，創造與服務的目的方能達成，便時時刻刻有待於堅苦卓絕的奮鬥；與惡勢力相搏鬥，不但須有勇氣有決心，而且須有以死繼之的殉道節操；換句話說，就是勇於犧牲，纔能完成使命，創造服務奮鬥與犧牲，和知仁勇義一樣，是互相維繫互爲關聯的。

進一步論之：「所謂創造是怎樣呢」？報人多是先知先覺的一羣，又多是嫉惡如仇的一羣，因爲

他們人生知識的豐富，觀察能力的較強，於是路見不平，立思拔刀相助。我們隨便到那一個報社，不管編輯室內或營業部中，總是充滿着不平之鳴。光抱不平是不够的，只是消極的呼號而已，於是這些神經敏銳的報人們，從不滿舊的環境中，想創造出一個新型的環境來，他們便以文字為武器，稍償其創造的慾望。有時他們明知重起爐灶的創造，根本不是一樁易事，可是他們抱定「盡其在我」的信心，不屈不撓的幹下去，這或許是「書生之見」，但無論如何總是可貴的創造慾之實踐。

什麼是報人的服務？我想這一點是極易理解的，例如製造報紙的人，均係夜間生活者，在一燈如豆侵晨露濃的時候，正是他們致力工作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士，該時好夢方圓，黑甜正熟，若非服務的精神鞭策報人，則誰也不願晨昏顛倒視晝作夜，此其一。報人一年到頭沒有一天假期，五十二週的星期日以及近十個的例假日，均沒有他們的份；不特如此，他們每逢重大假日，反而還較平時忙碌，可以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報人不折不扣的做了三百六十六天，確為服務精神最大的表現，此其二。總理說：「人生應以服務為目的」。報人是總理遺訓的忠實履行者，他們拿少數不能仰事俯蓄的錢，做比常人繁重而反常的事，筆者有不少報業圈內的朋友，都因忠於服務而致疾，醫藥治療之資，有時竟無以為計，若非「服務至上」主義的感召，焉能致此？此其三。

報人的奮鬥精神，更隨時隨處可以看到，報人的不妥協不姑息，遠較他人為烈，所以報人們與惡勢力戰，與壞環境戰，與若干不肖之人戰，自跨進報館的門限起，就是戰鬥生活的開始。凡是對惡劣集團低頭的人，就不配稱為報人。報人係文化的戰士，他不但以筆鋒掃蕩羣醜，必要時他亦可荷刀殺

賊，孔夫子作春秋，只是一個業餘的報人，然他一字之褒，就榮如華袞，一字之貶，亦嚴於斧鉞，那班亂臣賊子，碰見他只有頭痛，那末，一個職業的報人，當然更富奮鬥的氣概。

不時的創造和經常的服務，係報人最低限度的責任，而積極性的奮鬥，與消極上的犧牲，則為貫徹責任的兩條必經之途。不斷的奮鬥，為任何事業的成功要素，達爾文說：「動就是進步」，萬物之一動，必須支付其「能」，能的消耗，就是奮鬥的燃料。不過，只是具備奮鬥，而沒有不辭一死的犧牲決心，仍是徒勞無功的。年來在滬捐軀的大美晚報編輯朱惺公等，他們就以生命殉其事業，使無恥漢奸為之相顧失色，這便是犧牲的極則。一個人，只要他不怕死，則任何工作都可以做，而且都可以做得很好，古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報人的犧牲，就包括「赴死」「就義」兩方面，不但為其「易」，且欲為其「難」，犧牲除準備身殉外，尚有犧牲成見犧牲幸福之意，其出發點咸屬「舍己為羣」「以私殉公」。

新時代·新報人·新使命

抗戰建國，無疑的是一個大時代；這個大時代給報人許多表現的好機會，像開天闢地的創造能力，像觀天察地的服務態度，像頂天立地的奮鬥的氣概，像轟天烈地的犧牲決心，都可假抗戰建國的機會，充分的顯露出來。新的時代，到處都有新的機緣，機緣之來，是平等的，互惠的，均霑的，誰能抓住這個機緣，誰便能發揮其工作效能。